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 13/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8.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九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三)

〔明〕鍾人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

西疇日抄二卷

〔明〕顧樞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九年錫山顧氏刻本

四九二

潘子求仁錄輯要十卷

〔明〕潘平格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六年毛文強等刻本

五六二

心書四卷

〔明〕張自動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六年刻本

六九〇

巽菴雜述二卷

〔明〕朱朝瑛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周煒等刻本

八〇一

藤陰劄記不分卷

〔清〕孫承澤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八七〇

聖學入門書三卷

〔清〕陳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宣統至民國間吳興劉氏刻留餘草堂叢書本

八九三

學言二卷續一卷

〔清〕白胤謙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九〇八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

二卷(三)

〔明〕鍾人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會通

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提要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帝

帝克陶唐氏伊祁姓帝嚳之子其

歲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繫辭

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居位七十二

年老倦于勤四岳舉舜攝行天子事又二十八年而崩

舜帝

帝舜有虞氏皆叡之子顓頊六世孫姚姓

曰重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命九官誅四凶

舉才子八元八凱四罪咸服其功于商均不

肖舜稱禹于天使代已位南巡崩于蒼梧之野在位六十一年而崩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堯舜知飽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

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

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則四門

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

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

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

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

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

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矣

禹夏禹王姁姓顓頊之孫宗伯鯀之子治長有

功受舜禪而有天下都安邑以金德王鑄九

鼎以象九州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來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

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商湯王姓子名履契之後裔爲夏方伯夏桀

放于南巢諸侯尊湯爲天子仲子毫以水德

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王季之子爲殷西伯

王用建丑之月爲歲首在位十三年而崩

殷日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享國五十

年而

武王文王子名發后稷十六世孫也見商紂

尊武王爲天子都于鎬以木德王用

建子之月爲歲首在位七年而崩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

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武問高宗之於傳說

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

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集覽高宗

傳說爲相君臣道合政事備奉重譯來朝者六國

在位五十一年而崩

武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訓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

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

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

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

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

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

王而受罔有倖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武爲囚

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

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

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王周宣王名靜厲王之子共和立之任賢使

能王化大行周室中興在位四十六年而

崩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

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

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

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

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

業以致中興者以順制而外威嚴也集覽按史記

周宣王時爲大司馬此代範範有功詩人美之曰文

武吉甫能取維宣王代淮夷吉甫以卿士兼內

史掌策命季後又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中興

矣張仲孝友注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伊尹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以幣三聘之遂得伊尹然而起相湯伐夏故能以天下為已任一夫不獲其所曰時子之幸又相太甲而放之使之處仁遷義卒成今王孟子稱其聖之任者也

傳說

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象求之說築傅巖之野惟蕭遂立為相焉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二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為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九代

已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

下惠之任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眾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九代

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峰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魯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

能使已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
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
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
也

春秋戰國

管仲

程子曰廟贖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
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
身從父則義矣

五峰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歷代

本可立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武善於終日有一

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
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魯也
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譬不復名不正雖有仲

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集覽左傳桓十年

侯通焉公論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之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孔成而不反無所歸咎焉是為諸侯公文姜私于齊不敗歸衛國之大綱在于正名論諸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日必也正名乎云云

管仲

武言使管仲而未死內變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
程子曰管仲為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盡也既盡
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盡心於女色而能盡
心於用賢也集覽史記齊桓公內寵如夫人者六宋華子是也注謂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麻密姬

凍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
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
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
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願欲其為
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歷代

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

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伯諸侯禹迹所及冠帶
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慨然自以為天下為
莫已若也朱紱而鑠盤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

小哉楊氏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

治人斯言得之矣集覽孔記器管仲鑠盤朱紱

繫以組為之自領下屈而上屬于兩旁之
荀息息春秋晉人獻公時為大夫請假道于虞見殺又立卓子輔之卓子亦見殺息
遂死焉吳齊獻公次于驪姬所生者

凍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

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
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
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
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
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
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
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
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
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集覽按史記范宣子

獻公時為大夫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畢季子
諫曰太子奉祭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
也故曰冢子師師

非太子之事也

狐偃偃晉人突之子文公為太子時出亡在外
偃與兄犯從之十九年此文公定王室宜

信諸侯而霸天下
大抵多僂諱也

趙衰衰晉人夙之孫有深智遠謀重耳安于齊
與舅犯謀適楚勸受楚客孔適秦稱公子

禮既歸勸入定襄王命為卿以讓
榮枝文公反國及嗣多出其謀焉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公以父師事之者也從
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
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
也講王者之謎圖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

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
哉以行事攷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
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
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所及

趙文子趙武晉人襄公孫父初為屠岸賈所殺
朔妻成公姊道廢生武實案之急顧歷
嬰梓曰以免後立為卿相悼公薄諸侯之
幣而重其禮諸侯以是睦於晉卒諡曰文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
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襄甲之變神

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自
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

者義也（集覽）襄甲賈甲于衣之內也左傳于木裏
甲以禍人及崔慶之盟齊世家崔杼殺莊
公立景公以崔杼慶封為相與國人盟晏子不抄
其辭不肯盟○王幼李曰王賁齊之勇士能生拔
牛角恭武王好多力士賁往婦之○夏育秦
之力士穆公用之為將以伐西戎圖風拔靡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
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

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術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
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

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奉養敗於戕賊未老
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集覽）畢公弼四世
命篇畢公盛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注言畢公既
有盛德又能勤于細行輔道四世斷武過九十而

而巳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集覽）畢公弼四世
命篇畢公盛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注言畢公既
有盛德又能勤于細行輔道四世斷武過九十而

以孔自防按國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猶敏教
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
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告我遂作詩以自警
而實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
文章而能聽規諫以
孔自防也可知矣

子產
國語子產作封疆不毀卿校制本國
與之厚及卒泣
曰古之遺愛也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
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待特法制以為國故鄭國
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
韓宣子相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捷
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歷代

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
株盤伏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
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
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
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
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
是這一意
國語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子產已
為壘尾以今為國將若之何丘曰其父死子產已
馬一疋牛三頭故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謂
其父死子產所殺今重賦毒害百姓韓宣子
按史記宣子韓獻子之子晉頃公時與趙盾子侵伐中
印氏平古氏十縣之地定公時與趙盾子侵伐中

行氏由是封疆日廣韓獻子分謗左傳成公二年
晉師伐齊及衛地韓獻子為司馬將衛人卻獻子
克馳將救之至則已斬之矣卻子
使達以詢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
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
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
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
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幹皆有次
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
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
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歷代

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
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
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
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
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
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
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
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
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集賢按通要簡公傳公之子
子駟查之反盡誅諸公子三年子駟欲自立為君
公子孔使盟士殺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

產止之于是子孔從之而相鄭十二年公怒子孔
粵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
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十三邑二十
二年吳季札使齊見季子如舊交二十三年諸公
子爭寵相殺又滅殺子產公于武諱曰子
產仁人孫所以有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商鞅公孫鞅衛人因景監入見秦孝公說以強
國之法既具中藏策令使不示信罰不畏強大
賞不私親城在秦二十四年卒使道不拾遺
山无賊盜民勇于公戰仕於私聞鄰邑大治
列侯就封於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無何孝
公薨惠文王立武
以及告車裂以徇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
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
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日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
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
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
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
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就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
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
地直在橫頭又作一箇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
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
恁地闢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
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

田處便鑿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
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
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
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
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
當看商鞅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更有謫
籍及贅婿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
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
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為亞卿伐齊下七十餘城封昌國君後齊

趙封望諸君漢高帝特求後得

其孫樂叔封之樂鄉曰華城君

孫臏法涓為魏將疾戰之能以計斷其足奔使

戰靖威王以為師號攻齊賈用其策法擒魏

國度涓使至馬陵白晝大樹涓果至見白晝

讀未畢萬弩齊發涓即死

自到顧由是名顯天下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
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就是朱子曰這
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
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

之師又因人怨潛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
 及既殺了潛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
 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
 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土城樂毅
 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
 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
 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
 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
 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
 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
 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
 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
 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樂毅官即墨之園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
 得又齊潛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
 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
 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武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
 憫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晝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
 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

得必不看下智欲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
 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
 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
 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遂乃平原君門下客也周赧王時秦攻
 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遂自薦曰士處
 年若雖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
 年未有聞遂曰若遂得處囊中乃顯脫而出
 非特末見而已乎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日
 視之至楚定從不決遂按劍歷階曰從之利
 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不言日中不決何也
 楚王怒叱曰期不決遂與原君言汝何為
 日王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
 特楚衆也王之命縣于遂手以楚強天下莫
 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奪鄢郢再戰克夷
 陵三戰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
 今從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
 言謀秦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捧
 銅盤跪進口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歃
 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于堂下
 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
 從于九鼎大呂以遂爲上客
 趙括括趙人馬服君客之子少李兵法以天下
 長平堅壁不出秦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
 括爲將耳趙王信之任括爲將及行其母上
 書言括從前讀父書耳不知今變若使爲將
 必敗趙王不聽使括爲將果爲秦所白起所
 射死卒四十萬
 魯仲連仲連齊人嘗遊趙趙急欲遷新垣
 君泰軍聞之遂解于平原君以千金爲壽
 仲連卻之而去後田單聞余于仲連遂下齊

城齊王欲爵之仲連不受達于海上日與其富貴而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耐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激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旌秦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十七

或無以自見也集覽蘇秦初出遊而端妻不下國行過洛陽車騎輻輳于王侯之門而見其妻者則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應曰見季子位高金多耳秦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窮則輕賤之况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本傳張儀與蘇秦同師及秦爲約長時乃先達儀侯之數日乃見生于堂下食以僕妾之餐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義遂致辱之儀怒入秦蘇秦使人齊秦舍人蘇秦車馬給助之卒相秦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激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旌秦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

馬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爲利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十七

爲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疆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疆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

獨趙括為之哉

漢書史記趙勝趙公子最賢

威王秦國趙勝即孟嘗君之所有以享士得死士

三千人却秦軍說平原君與齊孟嘗君春申君

陵覽四乘馬亭史記亭與國韓上克守時秦白起

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亭與韓民謀曰鄭道已絕

秦矣卒勝趙事在周赧王十三年秦拔野王按一

統志野王縣名本漢所置今為河內縣即懷慶府

治所仍屬為祖許之術楊子問道篇曰祖許之家

注祖許子祖公朝三卷四以智龍泉祖即祖許

之家也言兵法推謀家流用此巧許之計也秦食

於韓蘇秦傳秦人秦食于東注秦并六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疎節憤激陳義有非

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于雲漢虎豹長嘯於山

林其韻頗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日受人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之羈繫而秦養於韓圖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

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

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

故一受人之羈縻耳人之秦養則雖有奇氣疎節

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如是

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

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秦養是以高飛長嘯而

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

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相如趙城人初仕趙為舍人時趙有良

璧秦請易以十五城相如奉璧入秦秦

買約相如乃完璧歸趙及秦王與趙王會渑池

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終

不能勝趙以

功拜為上卿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

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裨

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

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

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

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

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

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睡毗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磨

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

且秦趙之不敵蓋雖雄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

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

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

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強耳夫

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

者至秦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

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

秦知趙璧終不可得而欲微幸不死難矣若是則
 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
 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
 何益哉至於渑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
 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
 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
 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
 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
 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恠焉乃欲以頸血
 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與嗚呼周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
 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
 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論著云集覽莊子天地篇猶螳怒臂以當車轍必不勝任矣
 或曰簡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
 可謂賢矣以其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
 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制強今乃欲以
 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闢強秦若秦奮其虎狼
 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如兵者特幸而成
 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

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
 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
 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
 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
 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
 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
 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
 殺了便不敢去如蔣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
 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
 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會做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只恁休下集覽下和春秋時楚人曾於荆山得玉璞復獻之又以為詐則其右足及文王而觀之以石璞士而名之以詐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琢之累得玉封零陵侯不就黃歇相楚太子通鑑周報王五十二年楚頃襄王疾黃歇相楚太子質于秦應侯開之曰王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端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端則威陽布衣耳楚更立君也而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今日太子傳先往問疾反而後為之敬與太子謀曰王疾而陽文君之子二人不得奉宗廟焉乃欲太子之疾而陽文君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焉乃欲太子之疾而陽文君王怒欲殺之應侯曰歌出身以解其主太子立必用歌不如歸之應侯曰歌出身以解其主太子立必楚太子即位是以親楚王從之歌至三月而楚王以歌為相封為春申君
 廉頗趙人惠文王時將兵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故強秦不敢

加兵
于趙

蘇秦

張儀

儀晉人張老之後世居河東始嘗與蘇秦俱多鬼谷子之術後相秦惠言計從及蘇秦死後遂破從約說六國事秦歸報未至而惠王卒武王立不悅儀儀乃脫身相魏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

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

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

人烏可久邪集覽通鑑魏國丙辰年趙孝成王使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

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拒

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頗多與使者金令張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

二十三

飯然與臣生頃之三遺矢夫王遂不召楚人楚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楚卒于楚

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

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

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

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

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原伯庸子名平楚武王子後承食于屈氏焉仕楚懷王為三闕大夫掌王族三

姓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

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

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畧其細

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

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

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

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

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

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

二十三

說哉

范曄

曄魏人游說諸侯欲事魏家貧無以自資而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為賈所譖魏相攻殺之得脫身入秦為相封應侯

秦為相封應侯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強宰制諸侯如嚴主

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

曄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

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

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

穰侯雖擅權未至如曄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

以此夫集覽通鑑魏冉楚人秦武王後平氏異母弟也武王時任職用事及武王薨迎立其